



隱地的2002年是要說些什麼？

◎ 文字工作者／詹 悟

◆ 隱地這個人

柯青華先生，筆名隱地。政工幹校畢業，被分發到新竹海防部隊，接著被派到大甲水美山擔任連隊幹事，一年後調回警備總部擔任勤務隊少尉幹事。

隱地就讀北投育英中學時，就擔任《自由青年》雜誌社的校園通訊員，常在《自由青年》投稿，受知於主編梅遜（楊品純），故梅遜盲後，經常受到隱地的出書和照顧。隱地由於經常投稿，得識當時《聯合報·副刊》主編林海音，她自己辦了一份刊物《純文學》雜誌，隱地畢業後晚上在純文學幫忙，跟她學到辦雜誌，以及邀稿、退稿、處理稿件、待人接物的經驗，對隱地日後接編《青溪》雜誌等，及創辦「爾雅」出版社有很大的助益，隱地衷心感謝稱林海音為「大先生」。

《青溪》雜誌隸屬警總，是軍方刊物。當時主編魏子雲先生因故要離開。隱地受知於《中國時報·副刊》主編王鼎鈞，重用隱地的稿件，遂在發表的副刊加邊，特別介紹這位年輕作家，為當時警總二處李處長賞識隱地的文章，予以約談。這時《青溪》正好缺少主編，就調隱地主編。隱地在2000年10月出版自傳體的《漲潮日》一書中，對這四位知遇之恩的貴人，感謝有加。

隱地主編《青溪》四年多，他創造出《青溪》未曾有過的輝煌經驗：其一，他向許多文壇赫赫有名的作家拉稿，提高雜誌的內容和知

名度。其二，他將這本軍方雜誌以「行銷」的概念，推銷給書報攤販代售，將雜誌「延伸社會觸角」，打入大眾的園地。隱地的做法，開展了雜誌的生命力。

後來，隱地轉編國防部的《新文藝》雜誌，直到役期屆滿離開軍中，決定自行創業。他將辛苦積蓄的1萬元，和當時一些文藝同好共同投資「仙人掌出版社」。因為擴張太快，周轉不靈，出版社很快就倒閉。幸虧股東之一的白先勇幫忙，隱地拿回投資的股份，再經過5年的準備，得到他大哥青新的鼎助，在1975年正式創立「爾雅」出版社，迄今已有28年。

他又主編過《書評書目》，閱讀了許多好書，和許多作者建立關係。

創業之初，王鼎鈞的《開放的人生》和琦君《三更更有夢書當枕》，甫推出就形成暢銷盛況，給「爾雅」的創業，奠定了財務基礎。

近年電視流行，看書的人日少；尤其是「爾雅」，始終以出版純文學為職志，而市場充斥升學指導的書，應用之類看相、電腦、烹飪、色情，學生都不看純文學的書，白先勇都要大聲疾呼：「文學死了！」隱地在1978年9月出版的《書評書目》第65期上發表了〈文化危機時代的來臨〉，這時候他已經創辦「爾雅」3年，也發覺了文化的危機。

◆ 隱地寫2002的動機

《2002/隱地》《2002/隱地Volume Two》是



隱地在小說、散文、詩以外「日記體散文」，以一、二兩卷來寫2002年一整年的日記。隱地在《2002/隱地》的〈後記〉中說：「本書雖以日記的形式寫成，卻並非真的是我的日記。日記有私密性，一個人的真正內心，未必會寫在日記裡，寫了也不一定願意發表。所以願意發表的，就不可能真的是自己的日記。而我仍以日記體書寫，主要先是聽《天光雲影共徘徊》的作者劉森堯告訴我，法國文壇有一家出版社每年都會請一位作家寫日記，他希望國內的出版社，也能有一套日記叢書，一年一位，十年累積下來，十本書擺在一起頗為可觀；其次，我剛寫過「縱切」的《漲潮日》，如果再能把自己「橫切」一次，倒也有趣，於是今年（九十一年）一月一日起，就以自己為實驗，寫起『日記』來了。」

隱地今年66歲了。他自稱「在漫長的將近五十年寫作生命史上，這是我第二十六本書，平均二年出版一本書，可是二〇〇二年至今，我竟然連出六本書，看來，我愈寫愈多，其實自己心裡明白，我還能寫的日子愈來愈少，趁著寫作的「熱情」還在，趕緊加油，正是一種『我在黃昏的落日前趕路』的心情。」

以上是隱地出版自傳式日記的動機。

出版日記，自古中外皆有，尤其是政治人物日記體的回憶錄。臺灣有蔣經國的《荒漠甘泉》、董顯光日記、胡適日記等。文學方面，有林白出版社的《梭羅日記》。陳玉慧譯的《巴伐利亞的藍光：一個台灣女子的德國日記》。劉森堯給隱地的信裡說：「我始終認為寫日記實在是作家最好的自我訓練方式，我看西方許多現代著名作家如德烈·記德或湯瑪斯·曼及吳爾芙女士、卡夫卡等人，身後都留下許多精彩日記，基本上即是上等的另一重要文學形式……。」

我認為任何形式的文學，能具備可讀性，讀後又能有所感獲，就是好的文學。

◆ 臺灣出版界的怪現象

鄭明嫻在《現代散文類型論》將《2002/隱地 Volume Two》是隱地的文學「起居注」，生活「語錄體」。張春榮在《大自然的風吹著麥浪稻花》中認為當中吉光片羽的速描，世說新語式的評點，個人情志的顯影，無疑為淙淙溪流，蜿蜒迤邐，自成「人間性」的獨特場域。

我細讀卷一卷二一整年的日記，一言蔽之——是文人的哀訴！

在閱讀不流行，出版不景氣的今日文壇，「爾雅」接了許多好手稿，出版則沒有銷路；如要退稿，那麼好的稿件，他實在捨不得。他始終堅信：「透過一本書，可以改變一個人。」「爾雅」出版的信條：要為社會出好書。

曾經在臺灣出版界風行一時的四小龍——純文學、九歌、洪範、爾雅，業績都是不錯，出版了不少好書，也在出版業紅極三十年之久；如今出版業不景氣，有的「回頭書」、「倒店貨」，都在「稱斤」來清倉，書價之低，淪為「武則天」（五折天）三折、四折到一折。十月三十一日日記：誠品書店推出八萬冊二折起的廉價書，美其名曰「曬書節」，其實是為了解一些出版社的庫存壓力。臺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也為了退書率持續攀升，銷售通路面臨困境，通知同業踴躍參與預計於下月八日在師大綜合樓召開的「出版發行問題座談會」。（第238頁）還有69元書店，一本書只要69元。在讀者來說是喜訊，讀書的人有福了；可是書價如此之低，業者殺雞取蛋，出版社倒了，寫書的人沒有地方出版社，讀書的人也就無書可讀。如今，連69元書店創始人沈



榮裕，日前向《中國時報·開卷》獨家透露：未來將逐漸結束臺灣69元書店，轉投入中國大陸市場。這是否意味著69元書店即將在臺灣消失？

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69元書店的歷史。2001年10月，納莉颱風重創臺北後，在重慶南路傳統書街經營天龍圖書公司多年的沈榮裕，買下大批出版業者、書店業者低價求現的颱風書、庫存書，在臺北市松江路開闢了全臺第一家69元書店。當時，由於受到國內前所未有的超低書價吸引，消費者大批大批的上門，沈榮裕的生意也越做越大，全盛時期，加上其他跟進業者，全臺總共開設了二十餘家的69元書店。

經過一段時間，現在，這些69元書店大多已經關閉，但沈榮裕在臺北仍擁有7家69元書店，年營收額約一億元，獲利相當可觀。

自69元書店出現兩年多來，除了撿便宜的購書人之外，上游的出版業對這種「破壞行情」的低價書店，都持著保守，不鼓勵的態度。然出版業近年來出書量過於龐大，退書率居高不下，放書的倉庫也有「四庫全書」之譏，但大型出版社在維持書價水準的考量下，都採取嚴格控管，絕不讓書流入69元書店，以免自貶身價。

不獨是出版社，居出版社與書店間的經銷商，對於69元書店的做法也表示質疑。任職黎銘圖書雜誌發行集團三十年，並經營政大書城的李銘輝指出，臺灣書市的歷史上，曾經出現過幾次低價書衝擊市場的例子：如15年前楊姓商人以「倒店貨」為名，一卡車一卡車地出售出版社滯銷的套書，8年前612大限，各出版商低價出清無版權的翻譯書籍，某出版社搶搭銷售熱潮的便車，開起十幾家標榜5、6、7折的「567」書店，結果都無疾而終。從今

(2003)年1月起，國內出版業者包括時報、遠流、天下、皇冠、城邦……等公司的最高負責人，已有計劃地開始進行非常態性的高峰會，針對出版界共同面對的議題，提出意見並交流，目前討論的焦點，包括書店的寄賣制度是否合宜、出版業如何進駐大陸……等。均認為69元書店的問題，各大出版社均表示應該互相約束是否供書。認為出版、經銷、發行商透過正常的市場運作，取得合理的折扣回饋讀者，才是真正可行之道。

有一種說法是日本社會出現「百元商店」後，即意味著進入所謂的泡沫經濟時代。臺大經濟系教授毛維凌分析：69元書店的開設，不僅是出版業與社會不景氣的先行警訊，其實也是後果，而非造成產業不健全的問題開端。毛教授認為現今是需求導向的時代，業者必須製作出能夠緊抓住消費者口味的產品，才可能創造更大的市場，光是新的行銷手法，對整體市場的提升，恐怕並無助益。

目前出版業的行銷手法，第一，在大型連鎖書店和69元書店的兩面競爭中，中型書店反而逐步擴張。繼政大、師大店長期在校園生活圈經營有成之後，政大書城即將在捷運中山站商區設立第三家南西分店，正式進駐商業繁榮的地段。4月4日起，政大書城南西店將首推折扣書展，與遠流、實學社、元尊文化、一方等出版社合作「一元好書輕鬆購」等活動。

此外，信誼基金會所屬的信誼親子遊戲書房，繼在動物園旁Zoo Mall據點後，日前又再增添了一個新所在，在林口長庚醫院附設的兒童醫院設置書店，主要著眼於動物園是全國遊樂區的人氣冠軍，是全國孩子與家長們最喜歡的熱門景點，而長庚兒童醫院則是臺灣第一家兒童專業醫院，兩者皆為學齡前兒童及其家長出入最頻繁的地點，尤其是長庚門市旁附設的



遊戲區，可以讓孩子候診時不安的情緒達到安撫作用。

第二：西進大陸。目前，天龍與聯經出版公司已建立合作關係，連袂供貨臺灣書籍給大陸福州閩台書城、廈門臺灣書店共三家，上海港滬三聯書店等。沈榮裕說，未來還可能與新華書店體系洽談，循同樣的模式進口臺版圖書，希望今年5月能達成整個中國大陸共15家書店販售臺灣圖書的預定目標。

◆ 隱地訴求些什麼？

在2002年4月8日的日記記載：「九十年散文創作共出版了四百二十種，小說創作一百七十五種。平均每天有兩種新書上市。如果將文學類（廣義的）翻譯作品算進來（國外和國內比率約八比二），每天超過十本新書在書店裡出現，再加上龐大的非文學書籍，整年出書量已達三萬種，每天約有八十種新書湧進書店，難怪書店快叫救命，對付之道就是拼命退書，書籍汰換率之快速，超過電影院的換片。讀者還沒記住書名，書已進了出版社倉庫。」（第140-141頁）

四月十八日日記：「書店仍然不停地退書回來，已經到了悲壯的局面；而作家又陸續撥電話、寫信來問，要不要接一本他的新作？我內外交煎，已從「愛書的人」，變成「怕書的人」，自己想起來也有點啼笑皆非。」（第156頁）

七月四日日記：「出版物排山倒海而來，單單今天一天，就收到這麼多書和雜誌。（筆者統計新書十四本，雜誌三種）。這麼多的書報雜誌源源而來，有誰能夠讀得完？……書愈多，書的生命愈短，有些書，三個禮拜不到就回到了出版社的倉庫，從此靠在冷牆上，過著陰森森的生活，直到蟲把它的身體蝕光。」

（第7頁）

九月十一日日記：「書，我的前面都是書，我把書推開，離開書桌，走到外間發行部，一部大貨車停在門口，進來一個小伙子，駝著背，他背上馱了三大包退書，是中盤退回來的，小伙子剛走不久，金石堂的退書又來了，大包小包堆滿一地……正在為退書煩惱，接陳幸蕙電話，問我《悅讀余光中》一書都發出去了嗎？一般反應如何？我又像自來水龍頭，把目前出版業的困境說了一遍，說來說去，最後只剩兩句話：「寫書的人多，讀書的人少。」其實照最新趨勢應再加兩句：「不讀書的人就是不讀，讀書的人有一天發現怎麼讀也讀不完，最後也會變成不讀書的人！」（第143頁）

九月十二日日記：「金石堂開始選書了，以後我們出版的書，他們不一定全都要，像最近乙批三種新書，我的中英對照詩集《七種隱藏》，金石堂就是不要。上一批五種新書，其中《王鼎鈞論》和《給要離家的女兒》兩種新書，金石堂也一本不要。未被選中，代表金石堂經營的一百多家書店全部都看不到這幾種書。以前新書至少都有亮相機會。在書店放個三、二周，銷路不好，悉數退回，如今慘到根本見不了世面，這是一種供需失調，市場飽和且供過於求，於是所有不可能發生的現象全部出現了。」（第146頁）

◆ 隱地對文壇現象，也提出看法

九月八日日記：「臺灣文壇各類文選何其多，連詩人余光中都說，選集已成選災，然而仍然有許許多多寫得好又寫了一輩子的文人，從來未能進入選集，每年的小說選，散文選和詩選，選來選去都是一些老面孔，顯然，編選人肯披沙瀝金認真挑選的人少，總是蒐集一些



選集裡選過的文章……有的文友一篇文章被選二十次。如此生生不息的選來選去，難怪選集變成選災。」(第137頁)

九月十日日記：「報章雜誌副刊和專欄全部被非文人佔據，結果寫得少的詩人偶爾寫出一首好詩，已經找不到發表的地方。」(第141頁)

八月十九日：「臺灣的文壇，一向暢銷的書無人談，得獎的書無人買，延伸的結果是，愈是所謂專家學者推荐的書，更加乏人問津，市場和學者的認知背道而馳，連帶著，像《聯合報》「讀書人」以及《中國時報》「開卷」是你評你的書，我讀我的書……。」(第93頁)

在文壇怪現象，出版界不景氣的环境下，隱地怎麼辦呢？一月廿九日日記：「晚，高希均教授和遠見發行人王力行在伊通街「蘭姥姥」請上海來的陳保平先生吃飯，約我作陪。四個人從事出版事業，談來談去，離不開我們從事的行業。看來，上海和北京，是希望之城；問題是，我心已老，我寧願守著廈門街的爾雅，以手製品的心情，每年製作幾種爾雅叢書，能銷、我命，不能銷，我也認了。」(第29頁)

讀完全書，看隱地在為「爾雅」忙碌，於心不忍。他在一月三十一日日記中道出：心中沒什麼事等著做真好！他還年輕，能以「傳燈」的心情，守著廈門街，不禁要為少有的讀書人喝采！

ISBN



2002/隱地
隱地著/爾雅
9107/250 元
ISBN 9576393434
平裝



七種隱藏
隱地著,唐文俊譯
爾雅/9109/240 元
ISBN 9576393450
平裝